

TONG
JING
MENG
XU
LI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五年

4

红楼梦
六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五年 第四辑

总第二十六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问：王昆仑

主 编：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编辑委员：马国权 王利器 王朝闻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 彤
孙 逊 吕启祥 李希凡· 李厚基
启 功 吴世昌 吴组缃 杨光汉
杨宪益 周汝昌 周绍良 周 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焜
胡文彬· 郝延霖 陶建基 郭预衡
蒋和森 曾扬华 蓝 翎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姓名后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五年 第四辑

总第二十六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 字数265,000插页2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228·174 定价1.45元

目 录

- 深切哀悼王昆仑同志……………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1)
坚持真理论红楼
——挽王昆仑同志……………端木蕻良(3)
王昆仑的贾宝玉论的观点方法……………张毕来(7)
我的悼念……………刘梦溪(15)
- 双重悲剧与《红楼梦》的主题……………廖可斌(19)
宝黛爱情悲剧的美学价值……………于雷(45)
将美毁灭给人看
——《红楼梦》的悲剧意义……………肖君和(65)
《红楼梦》中喜剧情节……………徐扶明(77)
笑声中走向毁灭
——《红楼梦》里的喜剧……………丁淦(99)

曹雪芹创作思想与艺术手法的自我概括

——《红楼梦》“真假有无”对联管窥……………封光(121)

《红楼梦》心理描写新探……………邱瑞平(131)

《红楼梦》的景物描写……………林文山(151)

别构一种灵寄

——《红楼梦》的意境创造……………姜耕玉(165)

《红楼梦》语言艺术札记……………何士龙(185)

“红楼”秘法识小录……………曾毓秋(205)

曹雪芹诗歌的美学思想

——“红楼诗论”析论……………李兰杜敏(217)

关于《试论〈红楼梦〉对“传统写法”的打破》的商榷

——致吴柏樵同志的一封信……………周中明(253)

是“为文人写照”还是“为闺阁昭传”？

——关于大观园女儿的诗词吟咏与蔡义江同志商榷

……………姚品文(275)

鸳鸯、晴雯性格之我见……………彭蕴辉(287)

列藏本第七十九回正文校勘记……………庞英(297)

红楼梦学刊1984——1985年总目……………本刊资料室(334)

编后……………(286)

· 红 注 集 锦 ·

再释“肮脏”……………张季泉(118)

·红学书窗

《“钗黛合一”新论》（吴晓南著）……………陈石（163）

《后红楼梦》（逍遥子撰）……………舒沅（75）

·红楼画廊·

妙玉……………王雁绘 陈明摄

二丫头……………董可玉绘 陈明摄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 4 1985

Main Contents

- Mourning the death of Comrade Wang Kunlun
.....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 The double tragedy and theme of Hong Lou Meng
..... Liao Kebin
-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love-tragedy of Bao
Yu and Dai Yu..... Yu Lei
- Comic episodes in Hong Lou Meng..... Xu Fuming
- Cao Xueqin's summing up of his own conception
and technique..... Feng Guang
-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s in the novel
..... Di Ruiping
-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in the novel
..... Lin Wenshan
- The evocation of atmosphere in the novel
..... Jiang Gengyu
- the aesthetic conception of Cao Xueqin's Poems
..... Li Lan and Du Min
- Commentaries, news, book reviews and
illustrations etc.

深切哀悼王昆仑同志

著名红学家、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顾问王昆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对王昆老的不幸逝世，本刊编辑委员会全体同志，谨致深切的哀悼。

王昆仑同志是江苏无锡人，生于一九〇二年八月一日。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即追随革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他长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他是我党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领导人，先后担任过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副市长；还历任过民革第二、三、四届常委、宣传部长，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六届中央主席。

王昆仑同志从事《红楼梦》研究，始于四十年代。当时他在重庆，为《现代妇女》杂志撰写人物论。一九四八年，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他的红学专著《红楼梦人物论》。因书中有



些议论系有感而发，又由于作者运用先进思想作为研究人物的指导，注意阐发《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因此成为一部具有鲜明政治思想倾向的论著，既发展了它以前的《红楼梦》人物评论，也对它以后一些《红楼梦》人物评论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是四十年代红学研究的新收获。

全国解放以后，王昆仑同志在繁重的政务活动之余，仍然继续进行《红楼梦》研究，关心红学事业。他积极参加过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和庆祝活动；与他的女儿王金陵同志一起，写过昆曲剧本《晴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他对旧作人物论作了全面细致的修改，并于一九八三年出版了《红楼梦人物论》的修订版，受到全国红学界和《红楼梦》爱好者的一致好评。本刊自创刊以来，始终得到王昆仑同志的热情支持，他欣然同意担任本刊编委会顾问，亲自参加成立大会和第一次编委会，并在会上即兴赋诗，对办好学刊进行了热情的指导。

王昆仑同志不幸逝世了。这不仅使我党损失了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我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使我们红学界失去了一位著名的红学老专家。本刊同人谨致沉痛悼唁，并愿王昆仑同志永远安息。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坚持真理论红楼

——挽王昆仑同志

端木蕻良

《红楼梦》自从写成文字，就一直没有被人冷落过。先是互相传抄，成了奇货可居的珍品，后来给人刻板印刷，更成为长了腿的书，家喻户晓。虽然也有人把它投之以火，也有人毁板焚绝，还有人把读者治罪，但丝毫不损于《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甚至还流传在统治者的内院后庭。

自从“五四”以来，白话文已公认为是艺术作品的最佳语言，《红楼梦》在白话文的“奥林匹克”竞赛中，也象林黛玉在“诗社”中一般，总是站在领先地位。虽然作过《白话文学史》的胡适之和写过《剪拂集》的林语堂两位先生，不知道为什么，认定《红楼梦》不能在世界名著之林站重要地位。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这种看法都没有取得重要地位。

最有意义的是，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人们也并没有把《红楼梦》忘掉。当敌人侵占了我们大部分国土，“当时的重

庆，大雾漫漫，荆棘遍地，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与工作都是非常艰辛的，如果能在艰辛之中研究一下《红楼梦》，也是另一种战斗，也算得上一大快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昆仑同志就进行着对《红楼梦》有自己见地的研究工作。因为他意识到，“在任何社会里，一个伟大作家总是忠实地反映着自己对现实社会所取的态度。曹雪芹以及他所写的人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斗争，因此作者自己必然在作品中表现出哪些是他所同情的，哪些是他所反对的”。在这一点上，王昆仑同志是和《红楼梦》的作者起了共鸣。

当时，在战争年代，关心和研究《红楼梦》的人们也不在少数。流亡到昆明的吴宓先生，见到有个饭店以《潇湘馆》为招牌，认为这是对林妹妹的大不敬，一定要店主改换招牌。饭店答应改名，事情才算平息了。吴宓先生是研究外国文学的，曾一度不支持白话文运动，但是却一贯是个《红楼梦》迷，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一位最精通白话文的行家了。而且，终生信守不渝，堪称《红楼梦》知己。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炮火纷飞的年月，正说明在文艺作品中，所表现出来那些值得同情的人物，那些令人反对的人物，在任何时代，也都是为人们所同情的或所反对的。

在这段期间研究《红楼梦》的，昆仑同志不是仅有的一个，而是卓有成就的一个。他早就酷读《红楼梦》，所以，在抗战期间，他不但没有把这分工作搁置下来，而且，还赋与它一种现实的意义。他是以马列主义观点，企图阐明一些历史的规律，要人们了解到轻视人心向背的人，在历史的称盘上也总是要减轻自身的分量的。概莫能外。在政治上他挺身而出，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企图分裂，制造磨擦，

挑动内战的种种阴谋；在文艺上他用《红楼梦人物论》的研究，来表现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充满信心的希望。但他绝不运用简单图解，也不采取把人物漫画化的粗浅办法，而是尽量用科学观点，作出合情合理的分析，从而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又以优美的文笔加强了艺术感染力。目的性是明确的，效果是巨大的。

昆仑同志以他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联系，团结了很多人，他不辞辛劳支持爱国民主人士，掩护进步人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流亡到重庆时，“文化人”很多，寄居在歌乐山时，我亦身受其惠。但更可贵的，是他保留着一种诗人气质，或者，用我国传统的说法，保有赤子之心。这正是他的本色。

在十年内乱中，受到江青、康生一伙人的残酷迫害，被关押在狱中，诗就更成为自己思想感情的唯一表达方式，他写到：

纵恩为党竭忠诚，考验还须更远程，
革命乐观坚不改，是非敌我永分明。
幽居不忘工农象，梦里犹闻领导声。
为反帝修留骨血，要看石破与天惊。

从诗中不难看到一位横眉冷对、不屈不挠的战士形象。他毫不气馁，怀着共产主义信念，看向远方。他更借用前人的佳句纳入自己的诗中，状写自己的胸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经过百般挫折，仍然坚定，一如铁石。在战时坚持研究《红楼梦》，后来又和女儿王金陵写了昆曲《晴雯》，都是以坚持真理的态度来从事的。正是这个“坚”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人们常存在着一种错觉，以为《红楼梦》是写爱情悲剧的小说，在战争或者动乱的年代，人们便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它进行了研究。

昆仑同志作出的这样一个范例，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红楼梦》本身具备积极因素，绝不是王昆仑同志故意强加给《红楼梦》的。曹雪芹“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毕竟不是他的主要思想，而是居于书中次要地位，无损于《红楼梦》创作思想的积极性”。这种判断在历史实践中，已经树立了不可撼动的基础。

中国人用砖修筑了长城，中国人用镐开拓了运河，中国人用铜铸造了编钟，中国人用笔写下了《红楼梦》……这些都可以传之为万代不朽，后人都会为它们的存在而感到自豪。但是它们的意义和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不但还没有被我们参透，而且，还有许多方面还没有触及呢！在这个文化昌明的时代，王昆仑同志的逝世，给《红楼梦》研究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不能不令人悲痛的。

所幸近年来，《红楼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新人倍起，这是可以告慰的！

昆仑同志，安息吧！

王昆仑的贾宝玉论的 观点方法

张毕来

八月中旬在北戴河的时候，有同志告诉我，王昆仑同志的病情转重。当时心情就很不安，但也只以为“病情转重”而已。不料回京次日，就听到了噩耗：昆仑同志谢世了。

昆仑同志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中，他的生活都处于战斗之中。他的一生是不断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虽然他也经历过青年时代的曲折，但当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矢志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这方面的情况，已有别的同志说了，我这里不重复。这里来谈他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工作。

王昆仑有《红楼梦人物论》一书，共收十七篇文章，分别评论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袭人、晴雯等十几个人物形象。

但我这里只打算谈他对贾宝玉的评论，而且着重地谈他的贾宝玉论的一些观点方法。

《红楼梦人物论》是四十年代的著作，一九四八年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一九六二年，作者曾加以修订。一九八三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这时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订。我现在打算谈一谈书中《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及其归宿》一文。这是一九八三年修订过的，既然是他四十年代写而八十年代修订的文章，我想足以代表他对贾宝玉这个形象的一贯的看法，我们还可以根据它考察王昆仑《红楼梦》研究的一般的观点和方法。

王昆仑写这篇文章所根据的本子，据王金陵同志在此书《后记》里所说，是程甲本和程乙本。最近几十年来，《红楼梦》有一些版本出现。脂本有十几种之多。王昆仑没有运用各种脂本。

这里涉及一个《红楼梦》读者的美感结构的客观根据问题。读文学作品，是审美兴趣和思想认识的统一的活动。写《红楼梦》人物论，就是要帮助读者对这些人物形成正确的美感结构，从阅读过程中既得到艺术的享受，又得到思想的提高。小说读者的美感，最根本的来源是客观地存在于作品中的形象。

《红楼梦》形象描述本身，是构成《红楼梦》读者美感结构的根本来源。事实上，《红楼梦》读者的美感结构，都是由一个完整的形象而来。无论就《红楼梦》中的一个一个人物而论，或就这本书整个形象而论，在读者心目中，形象基本上是完整的。例如人物。说起贾宝玉，多年以来，读者心目之中就是那个厌弃功名的贾宝玉。他起初在大观园里追求自由生活，后来历经沧桑，终于走上出家的道路。在他的后期，他在母亲面前

哭了一阵之后，去考试中举，用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他还在父亲的归船上向父亲叩拜。接着就跟两个出家人飘然而去。

这个完整形象之形成，已二百年之久，非一朝一夕之故。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而最根本的因素是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从十八世纪末年以来，广大读者看见的都是百二十回本。八十回手抄本，起初还在少数人之间流行，后来慢慢消失了。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又慢慢一本一本地出现。出现之后，基本上也只在红学家范围里流行。在广大群众当中流行的，还是一百二十回本，即程高本。王昆仑评论贾宝玉，当时以程甲本和程乙本为依据，我想是因为百二十回本里有一个完整的形象可以作为人物分析的客观根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形象为依据，要评论贾宝玉可以说无从下手。

王昆仑认为，《红楼梦》作者是“以贾宝玉来反映贾氏家族的命运，反映许多女性的情感生活，反映当时贵族阶级优异青年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这些判断是具体的、特殊的，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例如最后一句，就与“反映青年的世界观”那种比较抽象的、一般的判断不同。王昆仑在“青年”和“世界观”两个名词上分别加上了适当的定语。他说的是“当时”的、“贵族阶级”的、“优异”的青年的“特殊的”世界观。这都是从书中具体的形象归纳出来的判断。

王昆仑首先考察了贾宝玉的贵族公子的地位，指出宝玉在封建宗法制度管制之下的思想矛盾。贾宝玉在老祖母的掩护之下，在贾府享受着一种特权，相当自由地表现着他追求自由生活的个性。王昆仑说，贾宝玉“执着地开辟着自己的生活环境，追求着自己的生活情趣”。他又指出：“和天真、自由、美

丽、温柔的女儿王国作一个对照，他发现那些《大学》《中庸》，礼教枷锁，功名争取，财货掠夺，以及一切违反自然的强制，虚伪与丑恶，都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可憎世界。”“宝玉对女性崇拜”，“而女子在封建社会受压迫最深重，因此，崇拜之中也包含着同情。在任何场合他都能独特而深细地去探索着女性的情感，而自然地发生共鸣”。贾宝玉追逐爱情，而他的爱情生活却处于极大的矛盾中。王昆仑指出：“为了恋爱纠纷而痛苦，而产生虚无主义的思想情绪，原是普通的事。不过，我们这位宝玉公子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既无社会职司，更无学业教养，他所特有的是超越常人的敏悟与非常高度的情感要求；他永远是一个陷身于女子重围中的孤独者，热闹环境中的寂寞人；他日夜为了无聊空虚而不停地忙乱着，他实在不堪其灵魂的流浪之苦！”王昆仑分析贾宝玉的最终归宿问题，从黛玉之死到宝玉出家，他都是按照后四十回的描述来分析。他不但从哲学思想背景方面指出贾宝玉出家的必然性，还从艺术构思着眼，指出各种场面情节的安排的合理性。最后，王昆仑引第一百二十回里“一日，行到昆陵驿地方”一段，指出宝玉“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之后，跟着一僧一道“飘然登岸而去”的形象，认为这是关于宝玉出家的真实的描绘。他说，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没有违反了原作者的初衷，他给我们留下一幅很不坏的画面。”

王昆仑关于贾宝玉形象的分析，由于以一百二十回本中的完整形象为根据，而且只以这个形象为根据，他得以做出一些很好的判断，值得在这里加以介绍。